

陳子昂集校注

彭慶生 校注

上册

黃山書社

陳子昂集校注

彭慶生 校注

上册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子昂集校注 / 彭慶生校注. —合肥: 黃山書社, 2015.1

ISBN 978-7-5461-4901-1

I. ①陳… II. ①彭… III. ①古典詩歌 - 注釋 - 中國 - 唐代 ②古典散文 - 注釋 - 中國 - 唐代 IV. ①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04327 號

出品人 任耕耘

策劃 湯吟菲

責任編輯 湯吟菲 周振華 劉春 周挺啓

裝幀設計 未氓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郵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翡翠路1118號出版傳媒廣場7層 230071

印刷 安徽聯衆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數 1100千

印張 55.5

書號 978-7-5461-4901-1

定價 220.00圓(全三冊)

---

服務熱線 0551-63533706

銷售熱線 0551-63533761

官方直營書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本社圖書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印制科聯係。

聯係電話 0551-63533725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安徽省“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 編校說明

## 一 陳子昂集版本源流

盧藏用《陳氏別傳》謂子昂卒後『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又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又《陳子昂集序》云：『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大曆六年（七七二）趙儋撰《陳公旌德碑》云：『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知盧本在唐代曾廣爲流傳。《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錄《陳子昂集》十卷，《崇文總目》及《直齋書錄解題》則著錄爲《陳拾遺集》十卷，《百川書志》、《鐵琴銅劍樓書目》則著錄爲《陳伯玉文集》十卷，名異實同，皆祖盧本也。

現存陳集最早之版本爲敦煌唐寫本，惜已殘缺。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之敦煌殘卷伯三五九〇存《陳子昂集》卷八《上西蕃邊州安危事》末段至卷十終，末附盧藏用《陳氏別傳》，卷尾署『故陳子昂集拾卷』，又小字注『合成一卷』，蓋謂集十卷，合寫於一卷之上也。另今藏英國圖書館之斯五九七一存殘文四片，爲《陳子昂集》卷八《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一、二兩節之片斷及卷八《上軍國機要事》（敦煌本題作《上軍機要切事》）之片斷、《上益國事》四行半、《答制問事》之『明必得賢科』、『賢不可疑科』、『勸賞科』、『請息兵科』、『安宗子科』之片斷；又斯五九六七有殘文碎片，適與伯三五九〇相銜接，爲《上西蕃邊州安危事》第三節之末段。要之，除九、十兩卷尚屬完整外，卷八已殘破損毀，慘不忍觀，卷一至卷七更是蕩然無存，足見當年劫掠者之貪暴、慌亂與無知。另伯三四八〇存一詩文選本殘卷，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題爲《詩文叢鈔》，內有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樂羊爲魏將》一首。敦煌遺書中，子昂詩僅存此一首。

敦煌本《陳子昂集》雖已殘缺，却十分珍貴，其價值在於：一、它忠實反映了盧藏用編定本之原貌，實爲後世諸本之祖本。今存敦煌本卷八之末、卷九、卷十之編次，與今本陳集全同；且盧藏用《序》云：『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敦煌本卷末正附有盧藏用撰《陳氏別傳》，亦可證其爲盧編本之原貌也。二、後世諸

本皆有訛誤衍脫者，唯敦煌本不誤，可據以校正。三、諸本雖可通，然敦煌本文義較長，或更具歷史價值。如卷八《答制問事·安宗子科》：『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各本皆同，唯敦煌本『虺貞等』作『某等』。據兩《唐書·則天皇后紀》及《李貞傳》，垂拱四年八月，越王李貞父子起兵，反武則天，九月，兵敗被斬，『改姓爲虺氏』。『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故作『虺貞』者，子昂之原文也；作『某』者，唐人據中宗之詔令所改也。四、可爲《全唐文》之校改提供版本依據（詳見拙文《敦煌本〈故陳子昂集〉殘卷的價值》，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二〇一〇年第十期）。然敦煌本亦有傳寫訛脫者，如卷九《諫靈駕入京書》脫『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三十字，按其書寫款式，適漏一行；卷十《爲蘇令本與岑內史啓》之『早蒙撫育之恩』一句中，奪『蒙』字，而『早』字下有『母慈者婆也須言頗孫』九字，委實莫名其妙，顯爲衍文，則古本亦未可盡信也。

陳集之宋元刻本，皆已亡佚，幸《文苑英華》錄子昂詩四十八首、文七十八篇，爲現存子昂詩文二百三十七篇之大半。《文苑英華》所用底本自爲宋本或唐寫本，尤可貴者：南宋時周必大、彭叔夏等校訂《文苑英華》，曾引用多種宋本，其校記所云『集作某』、『一作某』、『或作某』、『盱本作某』、『盱江本作某』、『蜀本作某』、『川本作某』等，可證陳集在宋代曾廣爲流傳，今人亦可從其校記窺測宋本陳集之一斑。

《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所收典籍極爲宏富，所據皆宋元善本。惜乎其正本已毀於明亡之際，副本則大部被八國聯軍焚毀，未毀者亦幾乎全被劫走。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僅七百三十卷，約爲全書百分之三；後又徵集得六十七卷，於一九八四年連同前已影印之七百三十卷及目錄六十卷，一并縮印出版。其中錄有《陳子昂詩》、《陳拾遺集》、《陳拾遺稿》，計存詩三首（分見卷一〇二八六、一一〇〇〇、一三四九七）、文五篇（見卷三一三四、一九八六五），另卷一四五三六錄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六『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二句，卷一二〇一八錄《別冀侍御崔司議序》之『挾清琴』至『寄千里之道友』八句，卷一三四五三錄《答制問事·招諫科》之『廣延直臣』至『萬代有述』六句。雖吉光片羽，亦彌足珍貴。

現存最早之刻本爲明弘治四年（一四九二）楊澄校刻《陳伯玉文集》十卷。張頤《陳伯玉文集序》云：『惜其全集世不多見，其詩文見於他集者亦甚少。今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公澄，與伯玉爲同邑人，得其全集於中祕，抄錄而來，重復校正，命工刊梓以傳。』知楊澄校刻本所據乃『中祕』藏本，自必爲宋元舊本。此本每卷皆題『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然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云：『持與敦煌卷子本相校，卷九卷十編次無稍異，疑楊春一仍盧本之舊，所謂重編者，本無其事，蓋明人嗜名，特題「重編」二字以自炫耳。』王氏所言



誠是，但也不盡然。蓋敦煌本之附錄僅《陳氏別傳》一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亦云：『《陳拾遺集》十卷，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又有《別傳》繫之卷末。』知敦煌本與宋本之附錄皆僅有《別傳》，而弘治本之附錄則增補了《新唐書·陳子昂傳》、唐大曆六年（七七二）趙儋撰《大唐劍南東川（原訛作『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爲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及宋開寶戊辰歲知梓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郭延謂重勒碑記、盧藏用《祭陳公文》、《過學堂覽文集詩》（原注：缺），所謂『重編』，如斯而已。弘治本訛誤較多，且卷七《餞陳少府序》有目無文。今國家圖書館藏本有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胡珽跋，四部叢刊即據此本影印，無挖改。

明刻本尚有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王廷刻本《陳子昂集》十卷，隆慶五年（一五七二）邵廉刻、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楊沂補刻《陳伯玉文集》十卷，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八）舒其志刻本《陳伯玉文集》十卷，以上諸本，皆據弘治本翻刻，僅改正了少量明顯錯字，故萬曼《唐集叙錄》云：『《陳伯玉集》來源祇有一個，大致保存了盧藏用所編十卷本的原貌，雖然幾經翻刻，但却沒有發現什麼大的差異，在唐集刻本中是比較單純而完整的一種。』但王廷刻本畢竟還增收了《魏氏園林人賦一物得秋亭萱草》詩一首。

明代另有一類陳集，如明翻宋本《陳伯玉集》，藏南京圖書館；明正德、嘉靖間銅活

字本《唐五十家詩集·陳子昂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朱警輯《唐百家詩·陳伯玉集》，有明鈔本；張遜業編《唐十二家詩·陳子昂集》，有嘉靖黃埠刻本；許自昌編《前唐十二家詩·陳子昂集》，有萬曆三十一年霏玉軒刻本等。此類陳集，皆兩卷，上卷首《塵尾賦》，次《感遇三十八首》、《觀荆玉篇》、《鴛鴦篇》等詩，下卷亦僅載詩。萬曼《唐集叙錄》云：「這個兩卷本，是十卷本的前兩卷，不載第三卷以下的雜文而已。」其實不然，蓋十卷本所載陳詩，古體與近體混雜，而兩卷本所載陳詩則按詩體編次，即上卷爲五言古詩，下卷爲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雖其分體不盡精當，如《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本爲五排而誤屬五古，但總體而言，可謂次第井然。此外，兩卷本大多增補了《魏氏園亭》詩一首。此類陳集之明翻宋本與活字本，較之弘治本，多有異文，可資參校；而《唐百家詩》本、《唐十二家詩》本、《前唐十二家詩》本等，則或同於翻宋本，或同於活字本。

清四庫全書本《陳拾遺集》十卷，卷首爲明隆慶五年邵廉《陳拾遺集原序》，則所據乃邵廉刻本也，當亦源自明弘治楊澄校刻本，然多有訛脫，故《四庫全書總目》云：「此本傳寫多訛脫：第七卷闕兩葉，據目錄尋之，《馮牙文》、《祭海文》在《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五卷，《弔塞上翁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孫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送崔融等序》後尚

有《餞陳少府序》一篇，此本亦佚，《英華》七百十九卷有此文，今并葺補，俾成完本。《英華》八百二十二卷收子昂《大崇福觀記》一篇，稱武士護爲太祖孝明皇帝，此集不載其目，殆偶佚脫，今并補入。補入《餞陳少府從軍序》、《荊州大崇福觀記》二文，且對明刻本之訛脫有所校正，是爲四庫本之貢獻；然館臣凜遵『聖旨』，凡屬『違礙字句』，多有篡改，如卷四《爲喬補闕論突厥》之『逐胡』改爲『逐北』，『伐胡』改爲『開邊』，卷六《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墓誌文》之『夷胡』改爲『羣雄』，同卷《燕然軍人畫像銘》之『醜虜猖狂』改爲『邊人不靖』等等，皆與原意相悖。（詳見拙文《〈四庫全書〉本的篡改與校補》，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二〇一〇年第十二期。）

清編《全唐詩》爲陳子昂詩歌之整理與補遺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是將原卷七『雜著』之《春臺引》、《綵樹歌》等四篇歸入詩歌；二是詩、序合併，即將原屬『雜著』之《送別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序》等七篇移至《送別崔著作東征》、《送別陶七》等七詩之前；三是增補了《登幽州臺歌》、《晦日宴高氏林亭》、《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人字》等詩六首，至此，存世之陳詩蒐羅殆盡，然將《大周受命頌》之第三章《慶雲章》列爲首篇，實誤；四是校勘尚較認真，改正了不少訛誤，且有校記，然其校記所言『一作某』，皆不注明所據版本，以致其中有些『一作』，迄今尚難考知其所據究爲何書。

清編《全唐文》蒐羅宏富，校勘亦較精審。其所錄陳文，增補了《爲義興公陳請終喪第二表》等文四篇。後陸心源《唐文拾遺》又輯得兩篇。至此，子昂存世之文，蒐羅殆盡。

清道光丁酉蜀州楊國楨刊《陳子昂先生全集》五卷，係將《全唐詩》與《全唐文》所錄子昂詩文合爲一集，其篇目、編次全同，其文字亦幾乎全同。所異者有四：一是將《全唐文》之陳文八卷合編爲三卷；二是對陳集個別文字有所補正；三是附錄了大量有關子昂遺迹及讚頌子昂之詩文；四是增補了《楊柳枝》一首，所據當爲《七修類稿》，然大誤，此乃胡曾《詠史詩·汴水》也。（說見本書附錄《誤收誤題詩考》。）

一九三六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鄭振鐸主編《世界文庫》本《陳伯玉詩集》兩卷，以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楊澄校正本爲底本，校以明活字本、明刊《唐十二家詩》本、明鈔《唐百家詩》本、四庫全書本、楊國楨刊本，且有校記，可資參考。

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徐鵬點校《陳子昂集》十卷，以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本爲底本，校以《全唐詩》、《全唐文》及楊國楨刊本，其詩歌部分間亦參考《世界文庫》之校記，其編次亦作了合理調整，并據《全唐詩》、《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拾遺》及楊國楨刊本補入詩七首、文六篇，編爲『補遺』，又附錄王運熙《陳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及羅庸《陳子昂年譜》，故萬曼《唐集叙錄》稱其『當爲目前陳集最完備的本子』。惜無校記，

其校改亦有可商榷處，又沿楊國楨本之誤，錄入《楊柳枝》一首，洵爲蛇足。

## 二 編次調整

本書大體依從明弘治楊澄校刻本之原編次，稍有調整：

一、原本有將詩編入文者，今依《全唐詩》移入詩歌類，如《春臺引》、《綵樹歌》、《山水粉圖》等三詩，原在卷七『雜著』類，今移至卷二《宴胡楚真禁所》詩之後；又卷七《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序》移至卷二《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之後，改題爲《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并序》。

二、原本有將詩、序分屬兩類者，今依《全唐詩》予以合併：原卷七《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并序》移至卷二《送別崔著作東征》詩之前，改題爲《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并序》；卷七《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序》移至卷二《送別陶七同用風》詩之前，改題爲《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同用風字并序》；卷七《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序》移至卷二《別李參軍崇嗣》詩之前，改題爲《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并序》；卷七《秋日遇荊州府崔兵曹使讌序》移至卷二《遇荊州崔兵曹使》詩之前，改題爲《秋日遇荊州府崔兵曹使讌并

序》；卷七《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別冀侍御崔司議序》移至卷二《遇崔司議泰之冀侍御珪二使》、《贈別崔司議冀侍御》詩之前，改題爲《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議泰之二使并序》、《贈別冀侍御崔司議并序》；卷七《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序》移至卷二《送崔著作》詩之前，改題爲《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

三、原本卷七《餞陳少府從軍序》有目無文，今據《文苑英華》卷七一九、四庫全書本《陳拾遺集》卷七、《全唐文》卷二一四補入。

四、《全唐詩》輯得陳集佚詩六首，其中《登幽州臺歌》始見於盧藏用《陳氏別傳》，與《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係同時之作，今編於此七詩之後；《魏氏園林人賦一物得秋庭萱草》、《晦日宴高氏林亭》、《晦日重宴高氏林亭》、《上元夜宴效小庾體詩》、《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人字》等五首則編入卷二《雜詩》之末。

五、《全唐文》輯得陳集佚文四篇，《唐文拾遺》又輯得兩篇，其中《爲義興公陳請終喪第二表》、《爲義興公陳請終喪第三表》編於卷三《爲義興公求拜掃表》之後，《謝賜冬衣表》編入卷四《表》之末，《座右銘》編入卷六《誌銘》之末，《荊州大崇福觀記》、《無端帖》編入卷七《雜著》之末。

### 三 校勘體例

一、本書以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楊澄校刻《陳伯玉文集》爲底本，簡稱弘治本、楊校。主要校本有：

(一) 敦煌寫本《故陳子昂集》十卷，已殘，今存卷九、卷十，又卷八後半部分之殘片。另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輯得《感遇·樂羊爲魏將》一首。簡稱敦煌本。

(二) 《陳伯玉集》二卷，明翻宋本，南京圖書館藏。簡稱翻宋本。

(三) 《陳子昂集》二卷，明正德、嘉靖間銅活字《唐五十家詩集》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簡稱活字本。

(四) 《陳子昂集》十卷，明嘉靖四十四年王廷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本有黃丕烈校。簡稱嘉靖本、黃校。

(五) 《陳伯玉文集》十卷，明萬曆三十七年舒其志刻本。簡稱萬曆本。

(六) 《陳拾遺集》十卷，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七) 《全唐詩》，清彭定求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清康熙揚州詩局本。

(八)《全唐文》(附清陸心源《唐文拾遺》,以下簡稱拾遺),清董誥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原刊本影印。

(九)《文苑英華》(錄陳詩四十八首,文七十八篇),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宋配明本。簡稱英華。影印本有明顯訛脫者,則參用四庫全書本。

(十)《唐文粹》(錄陳詩四十五首,文七篇),宋姚鉉編,清光緒庚寅杭州許氏榆園校刊本。簡稱文粹。

(十一)《唐詩紀事》(錄子昂《感遇》三十八首、《題李三書齋》、《酬李參軍旅館見贈》,又節錄《修竹篇序》及《別李參軍》詩),宋計有功撰,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簡稱紀事。

(十二)《後村詩話新集》(錄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宋劉克莊撰,四部叢刊影印舊鈔《後村先生大全集》本。簡稱新集。

(十三)《詩淵》(錄陳詩三十五首),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本。

(十四)《唐詩品彙》(錄陳詩七十八首),明高棅編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明汪宗尼校訂本。簡稱品彙。

另有清道光丁酉楊國楨刊本,雖未用作校本,然其對子昂詩文個別文字之補正,亦予採摭,不沒其功也。



此外，用以參校者還有《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七年版）、《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七年版）、《唐會要》（叢書集成初編本）、《資治通鑑》（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七年版，簡稱通鑑）等史籍，《冊府元龜》（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明刊本，簡稱冊府）、《事文類聚》（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影印本，簡稱大典）等類書，《高氏三宴詩集》（四庫全書本）、《萬首唐人絕句》（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明嘉靖本，簡稱絕句）、《古今歲時雜詠》（四庫全書本，簡稱雜詠）、《樂府詩集》（四部叢刊影印明汲古閣本）、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與《唐宋文舉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三年版）等總集，唐皎然《詩式》（十萬卷樓叢書本）、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歷代詩話》本）、明楊慎《升菴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等詩話，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等，皆隨文出校，茲不一一臚列。

二、底本訛脫衍倒較多，故以多本參校，擇善而從。凡有改補刪正，必出校記，說明版本依據，以便復核。

三、偶有諸本皆誤者，或據史志訂正，如卷八《上軍國機要事》之『張玄遇』，各本均訛作『張立遇』，茲據盧藏用《陳氏別傳》、兩《唐書》及《資治通鑑》改正之；或據文義改正，并引書證爲據，如卷二《合州津口別舍弟至東陽峽步趁不及眷然有懷作以示之》：『同衾成楚越，別島類胡秦。』下句不可解，且不成語。按《藝文類聚》卷二九引蘇武《別李陵詩》